

东方玉作品全集

北山惊龙

東方玉



北山惊龙

东方玉 著

中

海南(三环)出版社



东方玉 近照

东方玉先生，本名陈瑜，字汉山，浙江余姚人，一九一五年出生，著名台湾作家，被誉为武侠小说四大名作家之一，又有武侠长青树之称。六零年起以东方玉笔名撰写武侠小说达三十余年，作品五十部，约三千六百余万字，代表作有《东方第一剑》、《九转萧》、《金笛玉芙蓉》、《紫玉香》等，其作品笔力苍劲坚实、构思严谨巧妙、情节妙趣横生、文理通精幽雅，可谓人人争读如醉如痴、册册神韵百看不厌，故东方玉之大名无人不晓，倍受广大读者爱戴，其书几十年来出版量倍增，畅销海内外，确有长盛不衰之势。

目 录

第十五章	南山张罗	(283)
第十六章	赤城少主	(291)
第十七章	倒竖蜻蜓	(310)
第十八章	飞花落果	(327)
第十九章	真假乌龙	(346)
第二十章	窃钩者功	(364)
第二十一章	黑夜飞磷	(383)
第二十二章	诡言耸听	(401)
第二十三章	两山比高	(421)
第二十四章	自助天助	(441)
第二十五章	巧言令色鲜矣仁	(464)
第二十六章	绿篁深处一疯子	(484)
第二十七章	筵前惊鬼叟	(505)
第二十八章	鬼蜮岂今始	(525)
第二十九章	欲擒故纵	(545)

第十五章 南山张罗

通天教主郝寿臣，眼看鸠面神翁业已飞走，自己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也双脚一顿，匆匆飞起！

刹那之间，这座被炸得满地石砾，面目全非的七星岩洞，只剩了毕玉麟等三人。

辛文吁了口气，道：“这鸠面老贼的飞刀，当真厉害！”

珠儿收起盘珠剑，恨恨的道：“要不是这老贼放出飞刀，‘万年温玉’和‘琅玕匕’也不会被天毒子抢跑了。”

毕玉麟道：“天毒子身为北山金华观观主，最多我们赶上北山，好歹也要把它夺回。”

辛文想了想回头道：“珠妹，你方才不是说天毒子中了殷师叔的‘玄冰阴气’，只有万年温玉能解，我想他急于求治，不可能走得太远，说不定就落在本山附近练功……”

珠儿不待她说完，拍手道：“对、对，他得到万年温玉，自然急于祛除侵入肌骨的‘玄冰阴气’，毕大哥，我们快追！”

她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什么事来，娇哦一声，眼珠转动，望着毕玉麟道：“毕大哥，方才那个穿紫衣的小姑娘是谁？她和你认识？”

毕玉麟点点头，笑道：“我在仙都山脚下，和她们动过手，她们姐妹，一个叫婉儿，一个叫玲儿，唔！今天这个，好像就是婉儿！”

珠儿好奇的道：“你怎会和人家小女孩动手的，啊！和你

第十五章 南山张罗

动手的是不是这个？谁打赢了？”

毕玉麟吐了下舌头，笑道：“两个都动了手，我那是她们对手？差点被那玲儿一掌打死……”

珠儿听得倏地柳眉一挑，气道：“毕大哥，你早说了，我也打她一掌，给你出气。”

毕玉麟见她情爱横溢，关心自己，只觉心头一甜，连忙摇手道：“珠妹，我还没说完呢？”

接着就把自己初次出门，在仙都山脚下，见到一只会说话的翠绿鹦哥，和婉儿、玲儿动手，被玲儿用“紫虚掌”击伤，后来从山上飞下一对身穿紫衣的中年夫妻，喂了自己一粒“紫雪丹”之事，详细说了一遍。

“紫雪丹？”珠儿依稀觉得听师傅说过，武林中传说着的一种灵丹，练武的人，服上一粒，可抵得一二十年功力，好像就叫“紫雪丹”，只是一时想不起来。

辛文接口道：“光看她方才收取鸠面老贼飞刀的身手，武功着实高呢！”

珠儿哼道：“下次遇上了，我就非和她比上一比不可！”

说到这里，又道：“毕大哥，辛姐姐，我们快走吧！”

辛文听说要走，不禁对这从小生长，又遭贼人炸毁的七星岩，不胜依恋，同时想起师傅曾经说过：“殷师叔把自己颈上这条练子砍断，自己就要离开这里。”

这话果然应验了，她想到这里，禁不住又流下泪来！

毕玉麟因甬道入口，石壁虽已封闭，但恐天琴子的仇人，继续寻来，便要两人一齐动手，用碎石泥土，把石壁堵住。

辛文又在地上跪拜了几拜，才一起跃出七星岩洞穴。

沿壁而上，出了山凹，只见满天星斗，当头月色清朗如

洗，看来还只是子末丑初光景！

但群山起伏，望去黑沉沉地一片夜色，天毒子一行人早已走得没了影子，一时不知何去何从？

珠儿掠着鬓发，向四外瞧了瞧，迟疑的道：“毕大哥，我们该往那里去呢？”

毕玉麟怎会知道山中的出路，但他是三人中唯一的男性，在两个姑娘面前，可不能显出毫无主张。

闻言抬头瞧瞧月色，心中暗自盘算：“自己和珠儿两人，先前是循着琴声寻来的，好像是东南走向西北，那么东南方，该是自己来路，也就是出山路径，天毒子一行，可能也往东南而去！”

这就沉吟道：“天毒子急于疗伤，总得找附近人家落脚，东南是出山路径，我们往东南方追去，可能不会有错。”

辛文原想说：“天毒子夺了万年温玉，急于疗伤，定然往崇山峻岭。没有人迹的地方去的，九岭山西接五岭山脉，岩洞极多，不可能往出山的路上跑去。”

但她话到口边，还没开口，珠儿已抢着说道：“对了，天毒子一定急于出山去了，辛姐姐，我们快追上去，还来得及！”

辛文因毕玉麟和珠儿既然这般说法，自己也就不便多说，当下点了点头，三人立即展开脚程，朝东南方向疾奔！

约莫奔了顿饭光景，只见前一处山脚下隐约透出一点灯光！

毕玉麟从小在山村长大，知道山中人家，全都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深更半夜不可能还点着灯光。

而且这是从山上出来的第一家山户人家，想必天毒子得到万年温玉之后，急于治疗内伤，就在这里落脚？心中想着，

这就知会两人，不可大意，各自藉着树林掩蔽，悄悄往山脚下掩去！

那是山路边上傍林而筑的一所茅屋，四面围着一道矮竹篱笆，种着带刺荆棘。

茅屋共有三间，灯光是从右首房中的板窗上透出！

毕玉麟闪出靠近篱笆，用心谛听了一阵，只觉左首屋中，传出重浊的鼾息，显然还不止是一个人的声音，而右首透出灯光的屋里，却反而宁静得连半点声息都没有。

毕玉麟近日勤练着师傅（他心目中把天门派第十三代掌门人当作自己师傅）在双龙堡石室传给他的运功口诀，内功大进。

这一阵谛听，使他想到左首屋里的重浊鼾声，正是这山户人家大小数口，挤在一起他们腾出右首那间屋子，让给了天毒子，作为疗伤之用。

当然天毒子正在运功疗伤，自是不会有什声息。

珠儿瞧到毕大哥只是躲在竹篱下边，好像在听着什么，半晌没有作声，不由等得不耐烦恼了！

她右手握着盘珠剑，左手取出阴山镇山之宝的“五殃神针”，轻轻跃过篱笆，悄无声息地掩近板窗，找了一条细缝，凑着右眼，往里张去，但只瞧了一眼，便慌慌张张的不迭后退！

毕玉麟想起那天自己在金华观树上偷窥，根本没有半点声息，还是被天毒子发觉，一时还当她仓皇后退，可能屋中已有惊觉，赶忙迎着过去，低声问道：“怎么了？”

珠儿脸泛红潮，微微摇了摇头，道：“你不会自己去瞧？”

毕玉麟心下大奇，依言凑近板缝，往里一瞧，只见屋中

陈设简单，除了一张方桌，和一张木床，别无他物，桌上放着一盏油灯，灯光暗淡。

床上只有一条被褥，此刻卧仰着一个女子，裤脚管已被人撕开，露出一雪白如玉的小腿，和肤光细细，圆润细腻的膝盖！

床前站着一个人，上身微微前倾，两只手掌，正在女子腿弯上游移活动！……

毕玉麟瞧得俊脸骤热，正待转身！蓦觉这两人好生面熟，那男的虽然只瞧到背影，好像就是前几天和自己在马上遇到，今晚又在七星岩前现身，自称丁好礼的蓝衫少年！

那女的更非别人，是华山半边老尼门下的韩倩云！

好一个无耻淫徒，居然敢……

啊！不对，他好像在……

毕玉麟心念疾转，急忙再凑上眼去！

珠儿粉脸胀得通红，瞧着他生似舍不得离开模样，不禁又羞、又气、又急，轻轻跺了下脚，正待自顾自转身就走！

只听毕玉麟压低声音，转头说道：“珠妹，他在替她疗伤。”

珠儿吁了口气，停住身形。

毕玉麟细声说道：“他已经从她腿弯上起下七八支牛毛似的针来了。”

“牛毛似的针”这几个字，占进珠儿耳朵，暗想：那不是和自己的“散花针”相似？

啊！不错，那华山门下的韩倩云，不是闯进甬道里去，触动机关，负伤不轻，后来被人救走，她中的可能就是天琴子老前辈埋伏在甬道入口的仿制的五殃针！

她刚想到这里，辛文也悄悄的过来，只听房中突然传出

“劈拍”两声清脆掌声，接着只听那华山门下韩倩云娇声叱道：“恶贼，你……你……你这是干什么？”

毕玉麟、珠儿急忙往里瞧去，只见韩倩云业已从床上翻身坐起，鬓髻蓬松，脸色铁青，满含怒容！

站在床前的丁好礼一手扶着脸颊，敢情方才那两声脆响，是被姑娘左右开弓，赏了两个玉掌！他口中“啊”了一声，苦笑道：“姑娘歇怒，在下并没冒渎之处！”

韩姑娘气得浑身乱抖，喝道：“恶贼，你……你……”

她那里说得出口，粉脸上不禁滚落两行晶莹泪珠！

丁好礼瞧得心头大急，一张冠玉似的脸上，烧得通红，用手抹抹汗珠，着急道：“姑娘千万不可误会，小生只是……只是……唉，姑娘腿弯上中了十几支淬毒飞针，昏迷不醒，在下喂了一粒家传祛毒丹药，兀自不见姑娘醒转，一时救人心急，只好运用内力，替姑娘吸出毒针，姑娘要是不信，起下的毒针还在这里，小生若有半点褻渎，半句虚言，天诛地灭，不得好死。”

他急得罚神赌咒，“小生”“在下”的口不择言。

同时转身从桌上小心翼翼的取起十几支还沾着血丝的细针，放在掌心，送到韩姑娘面前。

韩倩云瞧他说得不像有假，再一寻思，不禁想起自己行进甬道，连遇埋伏，最后只觉腿上一麻，身往下落，彷彿被人抱起，就失去知觉。

低头一瞧，自己此时除了裤脚齐膝盖之处，已被撕开之外，身上依然紧扎如故，丝毫没有异样，深觉对方果然不是存心轻薄！

她心念疾转，一时只觉自己错怪了人家，不由只是低头

垂泪，心中突突乱跳！

丁好礼在烛光之下，见她只是低头不语，脸上珠泪滚滚直落，一副少女又羞又急的模样，心头着实不忍，一面躬着身子，柔声安慰道：“姑娘既然明白，务请相信小生，只管在这里安心养伤，至于那方万年温玉，丁好礼即使赴火蹈汤，也誓必替姑娘取到……”

韩倩云原是只顾低头垂泪，但一听到万年温玉，不禁倏然抬起头来，急急问道：“丁少侠可知万年温玉，已落入何人手上？”

丁好礼见她臻首微抬，脸颊上还挂着两行晶莹泪珠，更觉得楚楚动人，听她称呼，显然对自己已有转变，不禁心头一喜，只是他乃工于心机之人，此时那敢露出丝毫喜容，剑眉微微一皱，苦笑道：“小生抢入甬道，发觉姑娘误踏翻板，身往下沉，小生救人心切，就抱着姑娘，一路寻到这里，不知万年温玉是否被人取走？”

韩倩云听得柳眉深锁喃喃的道：“要是被人取走，这该如何是好？”

丁好礼轻笑一声，俊目之中，射出两道寒光，极有自信的道：“姑娘只管放心，在场诸人，除了戚南山，别无高手，万年温玉，如被取走，舍了戚南山，决不会落入旁人手上。

小生敢夸一句海口，无论黑白两道，任何人取走万年温玉，小生担保不出一月，就从他手上取回。”

珠儿瞧他说得狂傲，不由回过头去，凑在毕玉麟耳边哼道：“这姓丁的好大口气！”

毕玉麟怕被屋里的人警觉，慌忙暗暗扯了她一下衣角，示意禁声！

第十五章 南山张罗

只听韩倩云幽幽的道：“家师走火入魔，急需万年温玉，师门之事，我只要伤好了，自会去找，不敢劳动丁少侠，你也犯不着为了我，和人结怨。”

第十六章 赤城少主

丁好礼轻笑道：“小生眼里，还没有戚南山这号人物？即使万年温玉落到最厉害的人手上，凭我这一个‘丁’字，也总得卖上几分交情，姑娘只管放心，一切保在小生身上。”

他口气居然越来越大，连毕玉麟也感到此人实在太以狂妄。

韩倩云一双秋波，偷偷在瞧着丁好礼，脸上白里泛红，低头道：“不知丁少侠府上那里？是那一派的高弟？”

丁好礼瘦削脸上，飞过一丝傲色，缓缓的道：“小生世居青城，不在江湖门派之内。”

韩倩云微微一笑，道：“那么丁少侠和赤城山庄丁老庄主如何称呼？”

丁好礼微微一笑，道：“正是家父！”

韩倩云娇躯一震，睁大凤目，惊喜的道：“你是赤城山庄的少庄主，小女子多多失敬！”

隐身窗外的珠儿，听得恍然大悟，暗想：“难怪他好大的口气，原来还是赤城山庄的少庄主！”

一面俯在毕玉麟耳边，轻声道：“毕大哥，原来他是赤城山庄的少庄主呢，江湖上把‘一城’说得还在‘三山’之上，哼，我才不相信师傅还不如他老子的厉害。”

毕玉麟不知什么“一城三山”但珠儿说了，他就点了点头，继续瞧去！

只见丁好礼双眉耸动柔声道：“姑娘天人，怎么也说出这般话来，丁好礼能替姑娘略效绵薄，已是三生有幸！”

韩倩云给他这一句“三生有幸”，说得红晕双颊，尤其丁好礼出身武林第一世家，人又生得俊俏风流，温柔多情，芳心不禁突突乱跳！

丁好礼见她一副又惊又喜的神色，粉颈低垂，芳心可可。

也不禁怦然心动，走近几步，低声道：“如蒙姑娘不弃，小生极想和姑娘兄妹论交。”

韩倩云羞涩的道：“小女子怎配和少庄主论交？”

珠儿瞧得紧抿嘴唇，差点“咕”的笑出声来！

丁好礼温柔的道：“妹子天人……”

他话没说完，伸手去握住她的右手。

韩倩云满脸通红，轻轻一挣，没挣得脱，也就任他握着，头却垂得更低了。

珠儿站在窗外，想起自己和毕玉麟相识的情景，同样兄妹相称呼，心中总觉得这位赤城山的少庄主丁好礼，不像毕大哥那样正派纯洁，一举一动，使人有一种轻佻倜傥之感，同时对韩倩云却不禁油然而生出无限同情。

韩倩云被他紧紧握着自己细手，只觉心头小鹿，虽在不住的狂跳，但周身却另有一种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甜美舒畅！

突然，她眼前浮起师傅枯瘦干瘪的面貌！自从去年双龙堡回去，师傅一怒之下，运岔真气，走火入魔，半身不遂，如果得不到万年温玉，以师傅的好强性格，极可能因此自绝……她想得悚然心惊，同时玉手一缩，挣脱丁好礼掌心，绯红双颊的道：“小女子心切家师安危，少庄主答应赐助，不如立时动身追去，取到万年温玉，我才能安下心来。”

丁好礼微微一怔，脸上露出为难之色，柔声道：“妹子只管放心，万年温玉保在小兄身上。是……你必须在这里安心养伤，我明天就得走了，先替你去找解药。”

“我……”韩倩云惊愕的道：“我怎么了？你不是已经替我起下针来？哦，你还没替我解开腿上穴道呢！”

丁好礼苦笑道：“妹子，你千万安心养伤，小兄三日之内，一定替你办到解药，实不相瞒，小兄并没点你腿上穴道，这是……你……”

韩倩云听说并不是他为了起针，点住自己腿上穴道，那么怎会双腿麻痹如废？

心中一急，不由睁大眼睛，问道：“我怎么了，你怎不快说，瞧你吞吞吐吐的真急死人。”

丁好礼无可奈何的道：“妹子中的针上，淬有一种极为厉害的毒药，叫做‘麻人草’，凡是被淬过这种草汁的暗器，打中四肢，立即麻痹无力，最恶毒的就是无药可解。

因为经麻人草汁浸过的针身不但铁色枯白，而且通体柔软，除了梅花针一类细小暗器之外，不适宜用在其他暗器上，所以极易辨认。”

韩倩云方才看到的十几支细如牛毛的针身，果然色呈枯白，不由惊颤的道：“我中了‘麻人草’浸过的毒针，这双脚岂不完了？你不是说无药可解的吗？”

丁好礼笑道：“中了‘麻人草’毒，普天之下，虽然无药可解，但却有一物，可祛此毒。”

韩倩云道：“那是什么？”

丁好礼道：“辟邪犀。”

韩倩云问道：“你是说严州段家的三宝之一？”

第十六章 赤城少主

丁好礼点头道：‘所以你安心养伤，小兄即去严州，三天之后即可回来。’

珠儿暗想：“好啊，原来你念头转到“辟邪犀”上来了，哼，姑娘可不怕你“一城三山”！

韩倩云道：“段家三宝，怎肯轻易借人？”

丁好礼笑道：“家父和段家上代，颇有渊源，借‘辟邪犀’一用，自无不允之理，何况小兄的火云日行千里，前往严州，三日也足可来回了。”

珠儿听丁好礼口气，好像自己祖父一辈，和“一城”还大有渊源，自己怎的没听娘说过？她心地善良，对韩倩云心中原有好感，如今再听丁好礼说出他父亲和自己家中，也有着渊源，不由回头朝毕玉麟轻声说道：“毕大哥，‘辟邪犀’就在我身上，这华山门下的韩姑娘又脚麻痺，我们就借她用一用可好？”

毕玉麟点头道：“天生异宝，原是济人之用，韩姑娘华山门下，正派中人，我们遇上了，自然该帮她祛毒才对。”

珠儿听他这么一说，心中更是高兴，“咕”的笑道：“毕大哥，不是你说，我没想到这些大道理呢……”

话声未落，屋中“扑”的地声，灯火骤灭！只听丁好礼，喝道：“屋外是何方朋友？”

珠儿笑着应道：“我们是替你送‘辟邪犀’来的。”

“哈哈！”一声朗笑，忽然从自己身后响起！

珠儿吓了一跳，急忙转过身去，只见月光之下，丁好礼蓝衫飘忽，已卓然站在屋檐底下！

一双星星似的目光，瞧着三人，朗声笑道：“我当是谁，原来深夜光临的是毕兄三位，哈哈，人生何处不相逢，难得！

难得！”

毕玉麟暗暗一惊，此人身法好快，一面连忙抱拳道：“丁兄好说，兄弟三人，因追踪天毒子，误打误撞，寻到这里，正好听丁兄说起到远上严州借取‘辟邪犀’疗毒，‘辟邪犀’恰好在我妹子身上，正待出声招呼，不想却先叫丁兄发觉了。”

丁好礼脸上一怔，忽然大喜道：“毕兄真人不露相，那天兄弟一见之下，早料到毕兄不同凡俗，这两位姑娘，不知如何称呼？”

毕玉麟替珠儿、辛文两人简单介绍。

丁好礼听说珠儿还是阴山散花仙子门下，辛文却是天琴子的传人，不由连声大笑，作揖道：“久仰，久仰，段姑娘令祖和家父交称莫逆，殷仙子大名，兄弟更时常听家父提起，大家不是外人，快请屋中详谈。”

说着引了三人，返身入屋，点上灯火。

韩倩云坐在床上，双腿已用棉被盖住，瞧着大家进来，直羞得粉脸通红，丁好礼满怀高兴的替人一一引见。

珠儿和辛文走近床前，取出“辟邪犀”，就替韩姑娘放在腿弯上吸毒。

毕玉麟、丁好礼却惺惺相惜，一见和故，两人站在窗前，谈得十分投机。

一会工夫，韩倩云腿上余毒，业已尽祛，只见一块通体透明的“辟邪犀”，此时色呈灰黄。

珠儿因为这时没有人乳，只好先行收起，等出山之后再浸。

韩倩云双腿麻痹一去，已能伸缩自如，只是时间稍久，微感麻软，心中对珠儿自是万分感激。